

梦断嘉应州

太平天国 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

以太平天国后期一段历史为骨架，
融入大量民间传说和其他民间素材，
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展开想象，
创造出亦实亦虚而极具传奇性的艺术世界。
文化内涵丰富，
客家民俗与风情得到充分的展现。

◎ 谢友祥 著
BOOK
广东旅游出版社

梦断嘉应州

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

◎ 谢友祥 著

BOOK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断嘉应州：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谢友祥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 4

ISBN 7-80653-589-6

I. 梦...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929 号

责任编辑：杨淑群

封面设计：谭 江

责任技编：顾耀民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 88 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ourpress. cn

邮购地址：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联系电话：020 - 87347994 邮编：510600

889 × 1194 毫米 32 开 14 印张 249 千字

2006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内容简介

天京失陷后第二年5月间，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支部队约10万人马在康王汪海洋的带领下，从闽西进入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占据镇平县（今蕉岭县）达三月之久，8月下旬被迫远走江西，在龙南、信丰一带受到狙击，于11月间突然回师嘉应，轻取州城。左宗棠总督闽粤赣三省清军四面来剿，塔子坳一战，康王阵亡，太平军损失惨重，偕王谭体元指挥残部南渡梅江突围，至丰顺之北溪、大田被逐一围歼，全军覆没。其间发生过康王杀害侍王、塔子坳之战、康王之死、林正扬投敌并出卖来王陆顺德和“蛤蟆跳井”千人坠崖等大事件。

本书以上述太平天国的一段后期历史为骨架，融入大量民间传说和其他民间素材，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展开想象，创造出一个亦实亦虚而极具传奇性的艺术世界。文化内涵丰富，客家民俗与风情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

题记：

旧梦做完了，新梦又已翻开一页，
其实在有些人那里，梦是永远不会断
的。因为梦，我们飞越一切。

梦断

嘉应州

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7
第五章	51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4
第十一章	152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1
第十四章	201
第十五章	211
第十六章	222

目录

梦断

嘉应州

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

第十七章	238
第十八章	257
第十九章	267
第二十章	289
第二十一章	301
第二十二章	313
第二十三章	325
第二十四章	338
第二十五章	350
第二十六章	362
第二十七章	337
第二十八章	387
第二十九章	400
第三十章	414
第三十一章	426

第 1 章

顺康雍乾嘉道光，
咸丰接脚同治王；
道光二八起始乱，
天下至今还扰攘。

忽然异常清晰地记起小时候背熟的这段《长毛歌》，萌动讲一个传奇的念头。这传奇来自民间，多有演绎，可贯穿其中的始终是泥土的灵魂，泥土的气息，甚至于泥土的智慧。智慧在民间，不在书斋和庙堂。

事情发生在清朝后期，粤东嘉应州。

那就先说说这嘉应州吧。

嘉应州前面有个梅州，单领程乡县，所以州和县常常很难分清你我。县早于州，始设于南齐，得名于乡贤程旻。又有一条程江，是美丽而曲折的小河，在山野村前绕来绕去，浇灌出

片片稻米良田，程旻初自甘肃安定来时结庐其畔，耕田读书。清康熙《程乡县志》：“程旻邑之义化人，性嗜书，恬于荣达，素以忠信结人，人服其行宜。有不平者不诣官府，辄质成于旻，并为之辨是非曲直，咸心服而退。或望其庐，立自刻责焉。生于南齐，历梁、陈及隋。义宁初，年九十余卒，祀乡贤祠。”此中有小错。即使程先贤生于南齐最后一年，至义宁初也达一百一十多岁。该志今人重印本并将“义宁”讹为“义化”。

最初的程乡包含后来的程乡、平远和镇平三县之地，而程旻是平远坝头人，其居宅遗址和坟墓都在那里，古称程源村。程旻一介平民，凭了他的人品道德，导一乡风化，正千万人心，传百代美名，堪称第一伟丈夫。他以身作则，以忠信结人，非如后世的道德家专逞嘴皮功夫。他只是教人基本的立身准则，并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己之不欲而施之于人，所以乡民听他的。正如宋代徐庾所道：

程旻当年一匹夫，不操三尺制群愚；
片言能使人心服，万古江山与姓俱。

明末清初的程乡松口人李二何翰林瞻拜程祠后，说要饮水思源不忘其初：

我生处士里，酌水知流长；
往事成千古，高名噪一方。
祠堂新卜筑，俎豆旧馨香；
无限相思意，东湖水正泱。

程氏后人以“乡贤世泽，义化家声”为堂联自我标识，前指程旻其人，后指其居之乡，没有显赫的官衔，没有开疆立国的丰功伟业，平平实实。

邑中标榜乡贤家传风范并入联的，尚有侯氏等。程乡侯氏始祖侯安国，生于福建宁化，南宋时以进士来梅州当教官，羨其地广人稀好创业，民风质朴足教化，不想走了，置宅州城之东攀桂坊。侯安国致力于今文经学，攻习公羊《春秋》，熟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贯然精通，宋末以身殉国的英雄蔡蒙吉即出其门下。梅州的文化教育，始自元城，薪尽火传，安国继之，做着茆莽拓荒的艰苦工作。

刚才提及元城，是何许人也？北宋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大名人，官左谏议大夫宝文阁待制，师事司马光，得其真传，秉阳刚大气，正直不阿，风骨铮铮，时人目为殿上虎，东坡称之真铁汉，因忤权奸章惇、蔡京之流，北宋哲宗元符元年诏徙梅州。章与蔡必欲置之于死地，提拔一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元城。土豪受命直奔梅州，州守闻而劝元城早为之备，元城神色安定，与客对酒谈笑，若无其事。又徐书数纸，付其仆曰：“我死后，依此行。”客人偷偷从仆人那儿取纸来看，上面详细安排着同贬当死者的家事。那判官走到城外二十里处，恶人天报，呕血四五升，当即暴亡，元城得免，也并不见其喜形于色。元城投荒有年，无所不历，而素志未移。

元城对州人的恩泽，在于他首办学校，启动教育，嘉应州后来成为文化之乡，实始于元城之功。他来梅当年，便在州城创立书院聚徒授业。马融讲学，前列生徒，后设绛帐，美女环绕，元城可无此排场。一间破屋，茅苫草盖，师生席地对坐，竟日不倦。城中曾有铁庵和铁汉楼，近代则有元城路，短短一段，表示个意思，可人多不明其意。明崇祯十一年，程乡县令

陈燕翼倡建州城北门楼，塑元城之像于上，此即铁汉楼。历代咏唱该楼之作甚多，择二优者录出。

何昆《铁汉秋月》

登高怀士欲横襟，迁客投荒此足音；

大厦岂容委草莽，孤身自许老江浔。

一天秋色楼前月，八面寒光物外心；

铁脊回霜当锁钥，朔云长护宋碑荫。

吴颖《铁汉楼晚晴》

晴光高映古梅州，五月来登铁汉楼；

遥向惠循分海甸，笑将洛蜀间山丘。

半城云影帘前过，百尺滩声杖底收；

为看平畴禾正绿，漫劳尘客忍饥游。

两诗均起笔不俗，先声夺人。前者慷慨沧凉，古风扑面；后者轻松明亮，可感当时诗人俊朗的心境。

程乡许多刘姓人家，题其堂联“彭城世泽，铁汉家声”，或“御龙衍庆，殿虎流徽”。铁汉、殿虎自然指元城，难道他们真是元城之后？

程乡一本《刘氏族谱》略述：我们刘氏，根本发端于陶唐伊耆氏，生源明公，受封于刘地。到夏代累公，事孔甲为宰相，很会养龙，封御龙氏。由累公到康公，已是周朝，入秦徙于丰，历春秋战国、始皇一统天下和大汉兴起，有邦公传胜公，封中山靖王，出郡彭城。后汉备公，东迁洛阳。阅两晋南朝隋唐而唐末，历一百二十七世，祥公从洛阳迁居福建宁化石壁洞。宋末，一百四十六世刘开七，官授潮州总兵，在潮州扎根

立业，为刘氏入粤始祖。开七公生子广传，广传共生 14 子，分洒惠梅各地。

不愧广传！

元城是北宋人，来得比开七公早许多。那些以铁汉、殿虎为联的人家，或许多数还是开七之后，既非元城遗下，亦非元城北传，不过仰慕元城，引以为荣。

程乡南齐立县，至五代后汉，升为敬州，宋开宝四年改为梅州。除熙宁、绍兴间一度降复程乡县外，终有宋一代，均为梅州，辖程乡县。元多称梅州路、梅州、梅州路总管府。明洪武二年又为程乡县，隶属潮州府，延及明末清初。但在明朝嘉靖三十八年，程乡割出西北一角参设平远县；崇祯六年镇平县立，由程乡东北角和平远东部一小块组构。清雍正十一年，设直隶嘉应州，辖镇平、平远、长乐、兴宁及本属程乡，称嘉应五属。嘉庆十二年升格嘉应府，嘉庆十七年复为嘉应州，至清终。

嘉应五属民情风俗和人群性格接近，相互渗透，可也有些各自的独特之处。或谓长乐人硬直，兴宁人精明，程乡包括平远蕉岭人老成。清民之际有谚曰：“长乐酿豆腐，平远石铺路，兴宁中意胡椒煲猪肚，程乡人爱白衫套乌裤。”

当年程乡改作嘉应州，算是一件大事，以至人们唱山歌也取之为起兴。一位小薪臼爱唱山歌，外号“顺风流”。族中叔公看不惯，骂她道：

程乡改作嘉应州，你这妇女是少有；
唱日唱夜唱唔够，坏就坏在顺风流！

小薪臼回敬他：

程乡改作嘉应州，山歌自古唱风流；

山歌不是我来造，自古流传天下有！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嘉应州历史久远，且一开始就具有较优越的精神传统，程旻是这种传统的象征，但其文化构成仍然复杂而特别。唤儿媳为“薪臼”，明谓其只配砍柴舂米，何等重男轻女！日常生活中各种清规戒律也不少。可总的说来民风比较自由开放，一个重要佐证，山歌极其发达，口头作品成山成海，专唱情爱，所谓“条条山歌有妹名，一条没妹唱唔成”。复有大量咸山歌，其词直露。人们到了山野田间水上，就像脱索的牛羊，无所束缚，无所顾忌，开怀抒泄，尽情倾诉。山歌贵在它身上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气和人性觉醒，从而使它走向庙堂和书斋文学的对立面，虽为人造而近天籁。

民间对山歌大体相当宽容，这来自什么影响？土著的百越文化？瑶、畲文化？而死人买水、搞新娘、弟接嫂等等，亦非汉俗。人刚断气，孝子身披麻衣，腰缠绳索，拿只碗走到河边，取水为死者抹脸。既曰买，自然要丢下些铜钱。与之相近的，是给死人饲饭三朝，最为埋汰，亦中土丧礼所无。

叔接嫂较为罕见，仅早期存在于部分地区。过去有位罗姓秀才，哥哥过身了，父母要他娶嫂嫂为妻，他拗不过勉强依从，内心痛苦，自拟一联：“红罗帐中无限恩情呼嫂嫂，黄泉路上有何面目见哥哥！”兄终弟及之俗固然牵连着经济因素，根子却在无形的传统和习惯。

上述怪怪的文化就是客家文化。

华夏汉民族有一个客家民系，集中聚居于粤东闽西赣南三边地区，散播于全国许多省份和海外许多国家，她以独一无二的大型土楼和围龙屋知名于世。客家人说着处处相通的同一种

著名方言，这方言保存着丰富的中州古音和古汉语基本词汇，就像其民间习俗沉淀着丰富的中原古风遗韵一样。在客家人的日常口语当中，吃就叫“食”，睡就叫“眠”，给就叫“畀”，用就叫“使”，走就叫“行”；白天叫“昼”，所谓“上昼”、“下昼”。喂食叫做“饲饭”，筛酒叫做“斟酒”，说话叫“话”；站叫“企”，责人蛮辩曰“死佬拗个丁丁企”。乾隆皇帝微服出宫私访京城，遇一客家才子何中企，调笑道：“你河中企，怎么衣衫干干？”何中企反诘他道：“皇帝坐金銮殿，屁股也不见蓝嘛！”“銮”与“蓝”在客方言中音近。

客方言是一块化石，一块不纯粹的化石。口语中也存在大量有音无字并在古汉语中找不出丝毫联系的词语，为研究者所头疼。最常用的，干活叫“做水”，或云就是做水，由做水田引伸而来，可通，或许正是土人原有的土话。

学者们已经证实，客家人的主体来自中原，其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辗转迁徙，而战乱为这种迁徙之主因。客家人的历史就是战争苦难史和家族迁移史，它铸成客家人不安分、好动和刻苦坚韧的群体性格。

但客家人还有别的突出精神特征，优劣并存。

客家人的具体迁徙路线如何，客家作为一个民系形成于何时何地，见仁见智，争论不休。避开这些太过于复杂的话题是明智的。嘉应州这地方宋和宋以前已经住着汉人了，而且姓氏和人口不少。南宋末年文天祥领导抗元，州中响应者众，牺牲惨重，十死八九，百村荒芜，城廓为空。今之嘉应州客家各姓大都宣称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或明或清。

客家人的迁徙体现为艰难的劳动过程和情感折磨过程。首先热土难离，日久故乡，田园亲切，非万不得已，谁肯抛却？选点落脚亦费踌躇。百年业基，可马虎不得，起码需有荒可

垦，引水方便。多会觉这里不错那也好，越挑眼越花，或者反之，处处看着不遂心，于是没了主意，将决定权交给神明或祖宗之灵。州中有夏埤坝者，即下孵坝之讹。在流徙的队伍里，一位主妇手挽篮儿，里头孵着只母鸡。这一天，她听见小鸡们的吱吱乱叫了，就说：“让母鸡带子在这里寻食，让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多好呀，看那溪里，鱼儿成群打堆，伸手能抓住好几条的；两岸平平坦坦一片开阔，叫下孵坝吧！”

在大族中出迁一房也罢，几房同出各奔东西也罢，都是骨肉分离，此情何堪！行行千百里，一去音信杳。怎么办？让大家带上同一首诗吧，希望子孙们凭着它，千秋百世还能相互认同互相照应。这个聪明人叫峭山公。峭山公即黄岳公，曾任后唐工部尚书，娶妻官氏吴氏和郑氏，三人各生七子共二十一儿。他看见中原战乱频仍，世道混乱，民不聊生，决定留长子在身边侍奉，命其他二十个儿子各携其眷往东南沿海寻觅新的家园，一支落在粤东。临别，峭山公作诗两首，称内八句和外八句，要子孙代代相传。内八句嵌入二十一子之名，还记述了峭山公的生平事略和婚姻状况，略如家谱：

梅和荀益楚龟祥，政化衡庐福荫堂；
发谭井廷允诚层，此为二十一公郎。
峭祖仕唐原在晋，曾掌工部尚书房；
官吴郑妣流徽远，各生七子发其祥。

外八句是峭山公对子孙后代的殷殷期望，语重心长，颇含哲思，尤其前四句。

骏马匆匆出外乡，男儿处处立纲常；

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唯愿苍天来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终于安下身来，准备开山拓荒发展生产。某姓兄弟三人在山坡下削竹为架，搭起茅寮，昼作夜息。先放火燎尽地面荆莽，再一锄锄将泥土刨转。黑土层好厚，由千万年草根树叶腐烂堆积而成。兄弟们高兴，干得欢势，大冬天的也个个挥汗如雨。一边唱歌：“北风吹来莫忧愁，没有棉袄有锄头；锄出良田种五谷，锄上锄下汗流流。”惊下一位仙翁，白须飘飘，拄根木杖，说：“人勤地生宝，感动我野老，无以为敬，送口汤湖给诸位泡澡解乏且健体强身。”木杖点点，平地冒出股热水，汇成一泓。兴宁西厢温泉由此而有。

劳作不可畏，恶劣的自然环境可畏。春湿夏热之时，毒蚊毒虫和山间瘴气易致人疾，且死亡率很高。缺医少药，人们学神农试百草，在树叶草根中寻找防病治病的良方，就发现鸡屎藤健脾胃，夏枯草和溪黄草清肝热，狗点耳去血毒，岗稔根壮阳气，等等，味又奇香，可经常食用。所以后代嘉应州人擅长药膳，什么草头树根放点骨头熬熬，就是好汤。开春以后，采艾叶、鸡屎藤及芒叶捣烂和以米粉，蒸出青糕，老小遍尝，年年如此。在嘉应州客家，可上餐桌的野生植物几十种，根根叶叶，随着季节的变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都言是药。

客家人也有来了又走的，原因复杂，其一为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故事：一乞丐唱着竹板歌在粤东讨食，经过许多地方，尽遭冷待甚至辱骂，最后来到客家某村，逢某大户办喜庆筵席，不嫌他脏臭，延入坐席，与待宾客无异。宾客们也不嫌他脏臭，争着往自己席上请。酒席将散，乞丐翻转面前小碟，

用筷子敲出脆响，口中念念有词：

“碟打筷，筷打碟，筷筷打碟过四川。”

如此三遍，飘然远引。大家仔细玩味他那话，明白了其中的暗示，赶快打叠起来前往四川。刚刚离开，方圆几十里突然山崩地陷，遂成泽国。

口头文学对历史的记忆从来非直截了当。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近祖也属来了又去的一个，清初从程乡石坑迁到广州花县。隔着几代，天王乡音无改，谓人傻为“卧呆”，谓和睦为“和傩”，谓倔强为“拗颈”，谓虱子为“狗虱”，谓提携为“牵带”，谓眼瞪瞪为“目针针”，等等。他的广西老兄弟中客家人很多，广西的桂平、平南一带本是客家的一个聚居地，洪秀全的原配夫人赖氏属嘉应籍，太平军的嘉应籍知名将领有吴如孝、赖文光、赖汉英、赖文鸿、曾天养和侯管胜。本书主人公洪德为天王石坑杨梅圳小乡亲，半虚半实，绝非完全空构。杨梅圳得到列王封号的不止一人，年久难考而已。

能否斗胆这样问：是客家人的什么参与造就和参与毁灭了天王和太平天国？